



13.08

津平文史資料

第八輯

1985/2



25

漳平文史資料

第八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

福建省漳平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一九八五年

第二辑

(总第八辑)

抗日战争史料	回忆抗日战争时参与的几次战斗	吴剑平 (1)
	抗日战争时一次空防战斗的回忆	龙珠 (5)
	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回忆	陈宗煊 (8)
革命史料	我县最早的农会组织——	
	“莲花心”农民协会	陈炳坤 (10)
农史业料	建国以来漳平县的农业生产	
		刘金全 (12)
林史业料	建国以来漳平县林业发展概况	
		侯峰 黄仲凯 (17)
水文志	溪南溪流域水文梗概	林江良 (25)
花史卉料	浅谈永福花卉的历史和现状	
		陈士骥 (30)
舆史地料	永安县与宁洋县疆界之纠葛	
		肖传坤 (34)
工业史料	原宁洋县与永安县疆界问题再探	
		吕沁 (36)
	菁城最早的加工工业——碾米厂	
	吴长锦 (38)	

目 录

一九八五年

十二月出版

漳平县印刷厂

承 印

习 俗 史 料	髫龄杂忆(续二)——岁时记	
	郑超麟(39)
	漳平风俗习惯琐谈(续一)	
	刘重宁 陈文玉(58)
	别饶风趣的中秋节“迎饼”	
	吕 沁(67)
民文史 间艺料	略谈漳平民民间文艺(续一)	
	陈维亚(69)
教育史料	南洋中学二十年	南洋中学史地组(71)
文物史料	漳平发掘四处明代墓葬情况简介	
	陈长春(73)
自然灾害史料	一九六〇年水灾记实	范启文(77)
社会旧闻录	三青团在漳平的组织发展概述	
	林李士(82)
	解放前夕反动军队暴行亲历记	
	吴吉星(85)
	曾文光的覆灭	
	邱振福 吴剑平 林李士 曾占留(90)
方言考	谈谈赤水乡的方言	曹木旺(92)
家 史 族 料	暖洲营朱氏源流和菁溪“翰林第”	
	朱训前(94)
	一个姓氏众多的村落——香寮	
	卢基元(95)
风物文苑	陈性初诗文选辑	(转载)(97)
	封面装帧设计	李祖富
	封二、封三图片供稿	朱训前 县文化馆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回忆抗日战争时参与的几次战斗

吴剑平

离乡背井下南洋

在旧社会，我因家庭穷困，少年时代就离乡背井，外出谋生。1926年我在漳州农会工作，那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入闽路过漳州。漳州创办了农工运动讲习所，闽西南各县均有选派青年前往学习。漳州农会保送我前往参加，可是只读了两个多月，讲习所被当地政府勒令停办，农会也被解散了，我只好再流浪于漳、厦之间。1929年冬为了谋生，经友人荐介和资助，飘洋南渡新加坡，在陈嘉庚先生的橡胶制造厂当仓库管理员。1936年厂方工会介绍我到马来亚华工总会任干事。由于工厂倒闭，工人失业，1937年新加坡闹了几次规模很大的工潮。我当时是马来亚华工总会工潮负责人之一，因此，和谢振群、李人等三人被当地政府驱逐往英属汶来（今汶莱国）。这一年七月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当祖国遭受危难之际，海外侨胞立即掀起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开展爱国救亡运动，成立了“华侨抗敌后援会”“筹赈总会”等抗日组织，由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统一领导。据当时筹赈总会公布，由海外华侨捐献给祖国的救济款，每月均达一亿六千万元（国币）左右，有华侨青年汽车驾驶员一千多人参加滇缅路运输。1939年眼看日军步步进逼，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河山破碎，陈嘉庚老先生号召福建青年回乡抗日，由南侨总会组织，我也报名参加，这次一共有143人踏上了回国抗日的征途。

回国途中的波折

我们一行乘英国轮船启程，当船抵太平洋海面时，日舰接获新加

坡日使馆情报，除企图拦截我们这批回国青年外，还怀疑轮船上有运载盟国武器。因此，日舰在太平洋海面上紧跟着我们的坐船达六天之久。当时，汕头、厦门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我们的轮船面临无处登陆的问题。开头我们和船主商量，将船开往越南西贡，打算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入昆明。可是因事先未办出入境签证，与西贡当局交涉无效，还是无法靠岸。如果开往上海怕全部被俘，被迫无奈只得开往香港停靠。船抵香港后，通过香港侨领向福建省政府联系，根据省政府意见，决定在泉州下垵登陆，省府答应派部队前来接应，于是又由香港驶往泉州下垵。下垵因港口深度不够，轮船无法靠岸，暂在距海岸一千余米处停泊下碇。这时日舰已尾随而至，在我们乘搭的英轮附近游弋监视，情况十分危急。当天晚上九时许，我们选派两位会潜水的同志，黑夜泅渡上岸找下垵当地群众联系，请群众用小驳船接我们上岸，以每接回一人给光洋五元为酬劳。当地群众得知我们是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莫不热诚相待，争先恐后地将拖放在沙滩上的小木船，推下海面，来接载我们。正当我们分批上了小船，划桨离开英轮时，日舰上的敌人发觉了，立即打开探照灯，海面上的小船，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探照灯光下。他们用机枪疯狂扫射。船工虽拼命划船，但无法越出敌人枪炮射程。先头下船的没有损伤，后批下船的，却中了敌人的枪弹，以致船翻人亡，过后点算，在海上当场被敌人打死的二十六人（其中船工三人）。这些热血青年，为图报国，尚未登上祖国海岸，就遭日寇残杀，葬身海里。我们幸存上了岸的同志，面对茫茫大海，人人都为牺牲的同志流下悲愤的泪水。残酷的敌人还抓了在海上捕鱼的五个渔民，将他们绑在桅杆上，浇上煤油焚毁。敌人的暴行激起了我们满腔怒火，更加坚定了报国杀敌的决心。

首次参加闽海战役

我们一行幸存的120人，由福建省政府安排在南平十三补训处，编成华侨军训队，接受军事训练。1940年春夏之交，日寇为切断我华南国际供应线，在舰艇护送和飞机掩护下，以三千多兵力，从福州马尾登陆，向福州市区进犯，同时分一部分兵力深入甘蔗、白沙、大湖一带，妄图进占南平。我第三战区命令第二十二补训处调三个团，南平十三补训处临时装备一个团，开赴前线作战。我们华

侨军训队奉命配合装备团，由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指挥，从南平乘快艇南下，包围了在闽侯至古田的寨上、寨下、大湖一带的敌人，出其不意地打个措手不及。我们华侨军训队，初次上战场，实战常识不足，但个个早就憋着一腔复仇雪恨的怒火，象初生牛犊不怕虎，见了鬼子眼红，横冲猛打，连续战斗一天一夜，敌人伤亡惨重，我方也伤亡不少。华侨队计牺牲两人、伤三人，夺来敌重机枪一挺、步枪十多支。迫使敌人退守福州城内及洪山桥一带，使敌人进犯南平的阴谋未能得逞。我们初战告捷，立即写信向海外南侨总会侨胞报喜。南侨总会、筹赈总会和抗敌后援会，纷纷来电祝贺，勉励我们再接再厉，为侨争光，为祖国死难同胞报仇。

大北岭战役

1940年7月，我们新加坡归国青年接第三战区通知，到上饶参加中央军校十八期招生考试。结果共有30人被录取，我也是其中之一。招生人员护送我们到广西桂林军校受训。至1942年12月，我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八十师，驻防在福州沿海一带。当时我在师部军官教导团担任教官，部队在防地整训。有一次在琅尾港，发现敌人一艘战艇，游弋海面，被我游击队击毁，当场毙敌官兵七人，残敌潜水逃逸。

1944年农历8月12日，日寇用军舰、飞机掩护，以三千余兵力，再次侵犯福州。我方早有防备，从南台至东街口、东湖一带的主要街头巷口，均堵了沙包，布了铁丝网、地堡等防御工事，准备与敌决一死战。敌人从连江琯头登陆后兵分两路：一路扑向福州市区；另一路千余人由连江经汤岭抢占大北山高地。十三日晚十时许，我营接到师部命令，轻装迅速占领大北岭高地。营长命令我第三连抢先攀登夺占北岭顶峰。十四日拂晓，当我方冲上北岭顶峰时，敌人的前头部队距顶峰只差500米。我先头部队居高临下，一气冲杀下去，敌不支而退。在战斗中，我三连连长林敬修负重伤离开战场，营长指定我（当时任中尉排长）代理连长职务，继续指挥战斗。敌被我击退后，于十时许增加兵力500余人，在五架飞机配合下，组织反冲锋。我连两个班战士跳出战壕与敌人肉搏。排长曾万山阵亡。我自己腿部中弹，经包扎后仍坚守阵地指挥战斗。黄昏后，敌分两路：一路

向右侧山洞从后山冲上顶峰；一路向我连阵地正面冲锋，短兵相接，战斗激烈。副营长率第二连在我左翼，不幸中弹牺牲。营长许祖义胸部受伤，营指挥所只得撤退。我连官兵伤亡过半，我自己也带了花。由于未能得到增援，不得已退出战场。是役，阵亡副营长（惠安人）和排长曾万山，负伤的有营长许祖义，连长林敬修、吴剑平和120余名战士（其中有漳平籍战士：溪南乡金菊村陈双耳，西元乡前洋村黄××，已忘其名）。结束大北岭战役后，福州市区相继失守，我方退至福州外围，仍与地方部队及群众组织的游击队，坚持战斗打击敌人。连队伤员送往古田县医疗整补。

1945年夏，我所属八十师和地方部队曾组织力量反攻，与敌激战多日后冲入福州市区，双方伤亡均惨重，日寇退出福州，从连江沿海向闽东撤退。我军奉第三战区命令，穷追猛打，沿途截击敌人，日寇狼狈不堪向浙江温州方向边战边退，1945年8月初追击至金华附近，我本人又再次中弹负伤了。部队追至杭州外围，配合友军进攻杭州时，奉令就地停火，八月十二日得知日本投降，大家欣喜若狂。于是，我军开进杭州接收，我被送往上海101伤兵医院就医。

时光流逝，转瞬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当年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仍历历在目，海外华侨青年为保卫祖国浴血沙场的壮烈情景，记忆犹新。回顾往事，将激发我们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而努力奋斗。

抗日战争时一次空防战斗的回忆

· 龙珠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四一年冬，我在贵阳防空学校甲种高射炮队修业期满之日，正是华中前线日军疯狂西扑时期，我宜昌以西黄陵庙—南津关一线已大半陷入敌手，敌人先头部队正步步向三头坪逼近，由于军情紧急，校部命令甲高队毕业同学凡分发华中地区的应即赶赴前线部队听候分配工作。我和分派到华中去的同学们一道搭校派专车沿黔渝路北上重庆，转乘长江轮船东下，出三峡直达湖北巴东高炮四十二团报到。营长杨秉义简略地告诉我们有关敌我动态、我军布防情况以及所掩护的目标位置，最后还勉励我们要“学以致用”，为祖国的空防作出贡献。当午便派遣几位通讯兵带我们分赴各战炮连前线去。抵连几日，连长江仲儒召集全连炮长以上的官佐举行座谈会，告诉我们：1、巴东距宜昌前线仅百余公里，敌机从起飞到我阵地上空只须二十分钟，因此这里不但是空防，同时也是江防、国防的最前线，希望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未经准假不得擅离连部；2、从巴东到万县、重庆等城市的这段长江，是当时我方的主要航道，敌机经常来空袭骚扰，因此，不论白天夜晚都要时时刻刻做好战斗准备。连长的讲话原是很寻常的几句，可给一位初到连队的新兵听来，就感到有些份量了！

散会后，刚步出会议厅，二排排副冯国忠便悄悄地挨近我身边，低声问我：“刘同学！连长的讲话听了没有？”“听了！你呢？”“我听厌了！他今天这席话，主要是讲给你听的，因为你是初出茅庐！”

仔细琢磨老冯的话，既带有三分奚落也具有三分真情，因为在当时的防空队伍里类似这种情况，确实是屡闻不鲜的。我默默地想：要想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唯一办法就是努力充实自己。

到连后没几天的某日拂晓，起床后，队伍正在

“看齐”“报数”，电话室里突然铃声大作，守机的通讯员，面向窗口提高嗓门：“哦！敌机六架向西飞。”因为这类情报在日常工作中，几乎是隔分不隔时，所以听惯了就不觉得稀奇。值星官高存典（第一排排长）照旧立正站着：“唱校歌，一二三唱！”因为歌声响亮，谁也未去注意从远处传来的机声，迨至我们发觉时，两小队六架敌机已经出现在近处了，并列地朝着我们头上“嗡嗡”飞来了。连长一见情况有异，立即下令：“进入阵地”！话音未落队伍里哄一声便各就各炮位去了，这时那为首席航的敌机蓦地掉转机头，其余五架立即展开围在我们阵地上空环绕飞行。观测兵游其三，背一架一公尺测远仪，正在捕捉目标，大声报着：“二千六百！二千四百！……”敌机还未进入火炮的有效射程，头一颗炸弹已经落在我阵地前沿的大江中炸开了，接着便是一连二十几声巨响，把长江里的流水震起一、二丈高的浪花。这时我阵地上两门“莱茵”和两门“苏罗通”（都是德国造二公分高射机关炮），同时以最密集和最高的火力，向敌机开炮，尽管天已大亮了，可一串串的“曳光爆炸弹”就像好几千朵火花在敌机前后左右窜动，虽然没有击中，但敌机在我军猛烈的高射炮射击上，不敢再向前窜入我方阵地，慌慌张张地卸尽炸弹掉头东去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仔细检查阵地附近范围内都未发现有任何弹痕，原来那二十几颗重型炸弹，尽数落入江中“浪费”了！这是“初出茅庐”头一仗，虽然未收到理想效果，可胆子却由此壮了不少。

不久，营部来了指示：原六连一排排长高存典调甲高队受训，派我接任排长，并即日移防巴东镇江寺，掩护近城目标。

经过匆匆移接后，高离连赴贵阳去了，我率领一排并两门“莱茵”由原驻地许家湾（离巴东城约二十华里）移驻镇江寺（巴东对岸）。营地即原镇江寺旧址，为便于发挥火力，我带第一炮驻守镇江寺左侧山麓；排副丁惠安带第二炮驻纱帽山顶，两炮之间隔一条高约五百米的陡坡，作战联络全靠话机。

移驻新防地后离连、营部较远，愈觉自己责任重大，尤以对许家湾一役感触尤多。如果在对空作战方面，长久采用这套老战术，实难以“克敌制胜”。为此，我特地过江去找第三排长汤溪商谈，提出我的战术设想去征求他的意见。我说：“步枪的最大射程是400公

尺，但在实战时要发挥步枪的最高火力必须选定要在100公尺以内，由此原理我们不难得出一个设想：“莱茵”机关炮的有效射程是2000公尺，如果实战时我们要使它发挥最高的火力，最好是等敌机进入1500公尺—1700公尺的距离内，我们才开始射击，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命中率，而且可以避免过早暴露我阵地”。老汤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他並表示：“今后如遇有空袭，我第三排就看你第一排的，你开炮我才开炮。”事后我还把这一商议告诉老丁和二排长陈治国。

隔不多久，有一天果然机会来了，那是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巴东情报所突然一次升起二个红灯笼，然后“嘟、嘟、嘟”几声短笛，这个异乎平时的空袭警报，我们一下就断定是情况紧急。果然，我们刚进入阵地就发现正东远处有三点银白体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我立即电话通知老汤和老丁赶快准备战斗。这时那三架敌机正沿江向我阵地上空飞来，炮长李筱章早已摇起炮管跟着飞机移转，观测兵不断报出：“三千二百，二千八百，二千四百”，因敌机飞得很高，距离远，除目迎目送外别无动作。敌机渐渐地掠过我们头上向西飞去，那知头一架还未越过万户沱（巴东右侧高山）便转头东飞，其余两架也一下散开在巴东上空盘旋，我赶忙一把拉下坐在炮椅上的李炮长：“我来”！因为“胸有成竹”，沉着镇静，先检查方向盘和高低转轮，看看瞄准镜十字线，一切准备停当，我脚挨“击发踏板”等待时机。这时观测兵陆续报呼：“二千二百！二千！”蹲在我身边的李炮长一听二千还不开炮连忙摇摇我的大腿，我照旧不动，只是把十字线更加对准机头，默默以待。当观测兵刚刚报出“一千八百”时，头一架敌机已经对着我阵地“噗噗噗，噗噗噗”俯冲下来了，我一看这正是我对敌射击的最好时机，把脚踏一踩紧，“通通通，通通通”一连十几发连珠般的曳光炸弹射向敌机，这时纱帽山的第二炮“莱茵”和第三排的“双管哈克开斯”，一闻炮响也立即同时以最高火力密密地把敌机包围在我火网中。这一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历时仅有短短的数分钟战斗，虽未能一举把敌机击毁在我阵地前，但我们清楚看到敌机机身一阵震荡，显然是中弹受伤，它头一歪一颗炸弹便落下来掉进阵地对岸石灰窑前面的草地上炸开了，随后便头也不回地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回忆

·陈宗煊 口述·

陈宗煊老人，今年六十六

岁，系永福乡佳山村人，三十年代后期他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当兵，参加了抗日战争，曾在战场上与日军拼搏，受过伤。抗战胜利回乡，带回一面日军太阳旗，保存至今。笔者访问了这位老人，现将他口述当年作战情况，记录整理如下，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我叫陈宗煊，1920年10月出生于永福乡佳山村，父亲早亡，家境贫苦，大哥被抓壮丁吊打受伤而病故，二哥卖给别人抚养，我跟寡母孤苦伶仃，相

东飞去，后二架敌机见前机已去，也匆匆忙忙地投下二个炸弹（一个落在万户沱右侧，一个落入江中）便跟着飞走了。

警报解除后，有好几位住在镇江寺的熟人跑到营地来给我们道喜，他说：“今天你们高射炮打得太好了”。

傍晚接到三斗坪来的消息：今天上午有一架敌机坠在我三斗坪部队阵地上。当时我们曾打电话向江防司令部了解，据称：“确有此事，说是驻那里的前线部队用高射机枪打下来的。”我们估计那架敌机被我们击伤后，飞经三斗坪时，又被兄弟部队的高射机枪打中后坠毁的。

过后，沿江西飞的敌机还不时经常出现，只不过是没有往日的那股威风，它们再也不敢挨着巫山山头低空飞行了。

值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想起当年对日作战期间，我们中国同胞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死在日机的轰炸下，不知有多少？使我深深的悼念。作为曾经参加对日本侵略军战斗的我，四十多年前的事，历历如绘，把它回忆书写出来，作为纪念，我觉得不是没有意义的。

依为命。黑暗统治，我们穷人绝没有好日子过。正当我成年的时候，就祸难临头。1939年我刚二十虚岁，11月18日突然有几个乡兵把我捆绑起来，说是“壮丁”，被押解到县城，关在城隍庙里（即壮丁集中营）。一个多月后被解送到江西瑞金新兵训练班受训半年，即编入陆军七十九师步兵团，从瑞金徒步行军至鹰潭，乘火车到浙江省龙游地方。不久，我又被调往整编后的陆军四十九师干部训练班受训约半年左右，领取一张毕业证书，并晋升为上士排副。

其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紧张阶段，四十九师奉令调往金华前线，赶筑防御工事，准备死守金华。交战中由于日军的炮火十分猛烈，我军抵挡不住，不得不退出金华。在金华与永康之间的一次激战中，我腹部中弹负伤，伤势不轻，经救护队抬往陆军二十八兵团战地医院治疗。住院二十八天，康复后仍回原部队参加战斗。先后在龙游、溪口等处与日军打过好几次仗，并曾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战斗是激烈的，炮火是无情的，好多战友为祖国的生存流尽最后一滴血，至今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即1945年5月间，我军已逼近杭州，日寇犹作垂死的挣扎。最使我永世难忘的是发生在距临安四十里的大青山战役。5月25日凌晨二点钟左右，我所属的连队奉令攻占一座山头，敌军占据对面一座山头，双方互相射击，炮火十分猛烈。营长发出冲锋令，以我连为尖兵，在迫击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我连向敌人阵地冲杀，伤亡很多，但终于冲上山顶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当时我胸中沸腾着一股拼死杀敌的热血，勇敢向前，跟着大家与敌人短兵相接。在混战中我也被鬼子刺中一刀，幸好刺在系皮带的部位，腰脊受轻伤，无力再跟敌人拼搏，在生死关头的时刻，我在战地上抓获一面日军军旗，慌忙从峭壁上跳进一条小河里，游到百来米远的一个礁石后面躲避喘息。战斗结束后，我被送往战地医院疗伤。这面日军军旗我一直带在身边，没有让人发现。日寇无条件投降后，部队整训，我以伤残不宜再作战，获准回乡，就把这面旗带回家里，作为抗日战争的纪念品。时间流逝，一晃就是四十年，回忆往事，况如昨日，我老了，晚年生活满好。我

我县最早的农会组织 ——“莲花心”农民协会

· 陈炳坤 ·

1925年8月间，陈祖康回到永福，在“陈氏大宗”祭祖。其间曾召集一些人在永福公立初级中学（即菁华书院）楼上开会，讨论酝酿组织农民协会，以后又多次在封侯村陈尚益家开会，拟定计划。参加人员有陈祖康（后叛变）、林仲堪、蓝秋帆、陈文成、陈尚益、陈天枢、陈仁壮、陈金绸（女）等。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遂于当年秋末正式成立“莲花心”农民协会，会上进行选举，陈长地当选为主席，还有其他组织成员。协会成立那一天，还发动了二千多人上街游行，提出“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整个永福圩充满革命的气氛，贫苦农民莫不欢天喜地，拍手称快。

农协会成立之后，还在“莲花心”办起了农民夜校和国术馆。由林仲堪、陈尚益两人负责讲课，讲解革命道理，宣传进步思想。由永福中学的体育教师蓝秋帆任国术指导，附近的群众都踊跃参加。为了扩大组织，还在南河、北河、东河成立了三个团，并组织了第二次游

现在将这面保存几十年的日军军旗献给国家，作为庆祝抗日战争

胜利四十周年的献礼。

（傅启壮 陈岷冈记录整理）

行宣传，从石路上出发，经过石洪、蓝田、秋苑、李庄等地，行程约八公里，一路上唱歌喊口号，声势浩大，轰动了整个永福。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清党反共，地方军阀陈国华派其部属陈佩玉进驻漳平永福一带，利用当地流氓作他的帮凶，穷凶极恶地摧残革命力量。1927年12月10日，陈佩玉杀害了陈尚益同志，1928年5月陈国华同志被活埋在漳平东山之下。同年8月林仲堪、陈天枢两同志又被捕，被押往龙岩杀害。陈长地见势危急，逃往漳州浦南隐居。陈文成逃往缅甸仰光避难。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扼杀了。以陈文成为校长的永福初中亦因而停办。

但革命先烈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人民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9年（民国十八年）永福第二次农民大暴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成立了东河区、南河区、北河区、龙永区苏维埃政府，各村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到处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革命运动。后来，由于东河区领导人的叛变，给永福农民运动带来很大损失，革命转入低潮，但地下的革命斗争没有终断，一直延续至全国解放。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上接第29页）

毫米，于1967年5月23日出现；

三天最大值233.9毫米，出现于1967年5月22日至5月24日；

七天最大值，280.7毫米，发生于1964年6月11日至17日；

一十五天最大值435.6毫米，出现于1962年5月4日至18日；三十天最大值577.4毫米，发生于1962年5月1日至30日。

（1985年11月5日）

建国以来漳平县的农业生产

· 刘金全 ·

解放以来，我县经过了三十六年的艰苦努力，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基本解决了全县人民的温饱问题。现在，我县农业生产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农村的生产结构正在发生变革。

民国时期，我县农业生产几乎完全靠人畜力和简陋的工具操作，依靠祖先传下来的落后技术，和很少有社会分工的“小而全”生产。农业生产水平低，长期停滞不前，有时甚至倒退，人民生活贫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生产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现代农用生产资料有了显著增加，农业生产的社会分工协作也有一定发展，自然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利用，到1984年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纵向比较看，其主要标志是：

一、农村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以1983年为例：粮食总产量1.74亿斤，比1949年增长3.05倍；按播种面积平均亩产687斤，比1949年增长2.31倍；比全省平均亩产549斤，高138斤，居全省第6位；比龙岩地区平均亩产542斤，高145斤，居全区第一位；农村人口人均占有粮食从1949年569斤，增加到910斤。农业总产值5730.29万元，比1957年增长4.54倍；人均收入从1949年42元增到300元。林业：除了大规模进行群众性封山造林育林外，1980—1983年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木材11.35万立方米，毛竹31.63万支、篙竹9.69万支。我县每年所提供的商品木材、毛竹、柑桔、茶叶均居全区首位。牧业：猪存栏数由1949年1.6万头到1983年6.4万头，增长3倍。乡镇企业：从小到大，1984年产值2617.83万元，比1978年增长3.25倍。渔业：1949

年60担，1983年2315担，增长37.58倍（见附表）。

我县各时期“五业”发展情况表

项 目	1949年	1978年	1983年
粮 食 亩 产(斤)	208	493	687
水 果 产 量(担)	1733	19801	44050
茶 叶 产 量(担)	427	2553	4700
造 林 累 计(亩)	700	877400	1051001
猪年底存栏数(头)	16000	55612	63966
淡 水 养 鱼 产 量(担)	60	400	2315
乡 镇 企 业 产 值(万元)		467.43	1757.38
农 业 总 产 值(万元)	(1957年) 1034	3031.48	5730.29
人 均 收 入(元)	42	146	300

二、农业科技力量不断加强。解放前，我县农业科技人员寥寥无几。解放后，党和政府积极培养输送农、林、水、畜牧、水产等各类专门科技人才，到1984年底统计全县农林水牧科技干部达312人。同时，在县、乡设置各类农业科技机构，初步形成了农业科技推广网。在开展科学实验、引进和推广先进技术、培训人才、普及科学知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几年，我县仅在农畜牧方面，获得省、地科技成果或技术推广奖就有9项，为振兴漳平农业经济作出一定贡献。

三、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传统的狭隘的经验技术得到逐步改造，传统技术中落后的一面逐步被扬弃，在全县初步形成现代化农业技术和优良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技术体系。例如农林牧渔业的丰产、优质、抗逆性强的良种和杂交方法的应用；化肥、农药使用量大量增加，品种不断更新换代；化学、生物、耕作等技术相结合的丰产栽培方法推广等。所有这些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运用，有效地提高了农林牧渔业的产量。

四、农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从1949年—1982年，我县